

彩虹之上的火车

文/二湘

题记：闭上眼睛，我看不见我自己 --- 《蓝色大门》

那似乎是个很平淡无奇的春天，北京的春天。是暮春的一天，天空中到处飘着杨絮，我走过魏公村地铁站附近的麦当劳时，有一阵风吹过，突然就迷了眼。我擦了一下眼睛，看到对面硕大的广告牌，是个男运动员，健美的身躯，露出肱二头肌，很炫眼。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瘦弱的臂膀，嘴角露出一丝笑。舒岚总说我要去找一个健身教练：“那样练出的肌肉才够 man。”她说。舒岚是我的女朋友，我们是高中同学。高考的时候，她没有发挥好，上了南昌本地的一所大学，我考到了北京。那年回家过年，我们一起去给高中老师拜年，当然还有好多别的同学。她的眼光一直在我的脸上游离，等我看过去，那眼光又飘走了。

我们开始通信，开始用 QQ 聊天。有一次，她发了一张相片给我，她站在桃花下，人比桃花娇艳。我给她发了一个 QQ：“你愿意陪我一起去桃花岛看桃花吗？”桃花岛在赣州，离南昌不远。我们开始了异地恋。距离是个很奇妙的东西。我一开始特别想她，想得有点难受。我想念她身上的体香和她迷人的曲线。隔着几千里路，我都能感受到她的巧笑嫣然。但是距离又是实实在在横亘在那，再难受，也得忍着。

我在麦当劳买了一个巨无霸，一边吃一边走回了宿舍。我打开了我的手提电脑。我查了一下邮件，没有什么更新。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，周围的朋友都不大用电邮了。大家都懒得写，懒得看，懒得查邮件。我接着去看了一下豆瓣我常看的几个小组。有一个人在铁道小组发了一个俄国西伯利亚铁路的帖子，那个人叫叶钧，他问：“我想坐从海参崴到莫斯科的火车，有谁坐过吗？”

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一直对西伯利亚火车有一种特别的情怀。我去年夏天刚和我的高中好友林志坐火车从北京到长春，到延吉，再坐国际巴士到海参崴。那趟火车是晚上从长春出发——还是那种老式的绿皮火车，但是特别干净。那是哈尔滨铁路局的火车，还沿袭着俄国火车管理的传统，卫生状况很好，总有人过来打扫地面。我打开火车窗户，夜晚的风从漆黑的东北大地里一路吹过来，带来了那一片黑土地的芬芳。

在海参崴，我特意跑到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起点。我坐在一个小山头，看着火车缓缓驶出月台，开进了苍茫的西伯利亚腹地，然后蜿蜒而去。我觉得有一天我会坐上那列火车，火车开过西伯利亚大地，开过贝加尔湖，一直到达莫斯科。

那天看到他的帖子，我非常兴奋，马上就给他回复了，“你好，我去年坐火车从北京到海参崴，我也想坐从海参崴到莫斯科的火车。”

“谢谢，从北京到海参崴是什么路线？”他回得很快。

“从北京到长春坐 T157 车次，长春到延吉坐的是 2072。然后从延吉到海参崴坐的是国际巴士。”

“为什么要坐巴士，没有火车到海参崴吗？”

“是的，没有火车从延吉到海参崴。”

“留个 QQ 号吧，没准下次我要再问一下远东的火车的情况。”他说。

第二天晚上，我看到我的 QQ 里有一个陌生的 ID “黎明的火车”。旁边是一个留言：“我是叶均，豆瓣火车小组的。”

我加了他。“hi，我是豆瓣火车小组的陈月河。”

“你好，一直都很向往你说的西伯利亚火车。”他说。

“我也是，可惜上次我只到了海参崴。”我说。

“也许以后我们可以一起走欧亚大铁路。”他说。

“会有机会的，你会俄语吗？”我问。

“我不会俄语，会一些法语，是跟我前女友学的。她是学法语的。你会俄语吗？”他问。

“我也不会，我会一些日语。”

“也是和前女友吗？”他打了一个笑脸。

我们那天聊到很晚。我知道他在上海，复旦大学硕士毕业后，开始在附近的一家公司上班。我好像很少跟人聊这么多，和舒岚也没有这么多话。

第三天晚上他又给我发 QQ。

“hi，五一长假有出游计划吗？”他问我

“去北戴河待几天，我想去海边走走。”我回答。

“哈哈，我倒是想去看沙漠。”他打了一行字。

“要来北边看看沙漠吗？”我说。

“嗯，很想去坐一次南疆的火车。”他说。他一定和我一样，是个火车控。我特别喜欢坐在火车上，听着我喜欢的后摇，或者看着窗外发呆。

他是上海本地人，平常住家里，这样节省了很多开销，省下来的钱，他用来旅游。他喜欢旅游，尤其喜欢坐慢行的火车旅游，基本每一周都会外出一次。

我们认识没多久，我收到了一张他寄过来的明信片，从九寨沟寄过来的。很简单的几个字，“我在九寨沟，夏天的星空很亮。”下面画着他坐的铁路的路线图。从上海出发，经过杭州，南昌，武昌到成都。下一个星期是在玉龙雪山，“玉龙雪山上的一米阳光。”下面还是手绘的路线图，沪昆线。然后是新疆，“杏花沟的花儿真好看。”照例还是一张路线图。我喜欢他寄来的明信片。这个年头，寄手写的明信片的人真的不多了。

我谢谢他的明信片。

“都成了一种习惯了，我也会给我的女朋友寄。”他说。

“你的女朋友为什么不和你一起去？”我问他。

“她不太喜欢。她喜欢精致的生活，我这样的旅游条件太差。其实我更喜欢一个人去。可以一个人安安静静地想很多事情。坐在夜行的火车里，我有时候想我从哪里来，要到哪里去。有一次我一个人在怒江的山道上走，路上只有我一个人，旁边就是悬崖，悬崖下面就是奔腾翻滚的河流，满山满眼的映山红，那场景太震撼了。我只觉得自己那么渺小，那么普通，自然那么有震撼力。”

“那一定很危险吧。”我说。

“是。我很担心一失足就掉到悬崖下的怒江里。生和死，有时候隔得那么近。也许死，不过是生的延续。”他说。

我默默地听着，我觉得，那也是我向往的生活方式。但是，我没有他那样的勇气和行动力。

“还有一次，我去贵州的山区，遇到一个拐卖过来的妇女，她偷偷地给了我一封信，要我帮她寄出去，但是那封信第二天被她男人扣下来了。我很自责。”

他好像有讲不完的故事，我通常只是打几个字，让他知道我在听。我很乐意听他讲故事。有时候我也会说很多，比如说起我喜欢的后摇。

“我喜欢后摇，最喜欢北欧的后摇乐队，其次是日本的后摇乐队。”我说。

“噢，后摇我听得很少。”他说。

“我最近在听Hoppípolla的Sigur Rós。”我说。

他那边没有回话，然后，过了一小会儿，他说，“我找出来了，正在听。”

“我喜欢。”他说，“像慢动作的电影。”

“听到2分14秒的时候有没有想到雪地里去打个滚的冲动。”我说。

“是，让人安静也让人躁动的音乐。”他说。

后来过了两个星期，他发了一个音频文件给我。

我打开，熟悉的曲调在空气里流淌。是Hoppípolla的Sigur Rós。他说他找到了那首曲子的谱子，然后用钢琴把这首曲子弹了出来。

“hi，在吗，你弹得真好。”我马上打开QQ，给他发了一条信息。

“一般吧。小时候我妈妈逼我练琴，我很不喜欢，但是现在我很懊悔当初没有好好学钢琴。”他马上回信。

我们每天睡前都会在QQ上聊一阵，慢慢地就成了一个约定，每晚10点，我们都准时上线。我们好像有说不完的话。他的思维跳跃，经常一个话题还未结束，又找出一个全新的话题。我以前和舒岚说话总是担心会冷场。然而我惊讶地发现，原来人和人之间的交谈是可以像泉水一样，总是汨汨而出而不必担心会干涸。

有一次，他发了一张他的相片。他站在月台上，背后是火车，他看起来皮肤偏黑，很踏实的样子。

“这是我请那个小站的站长照的。那是川西南山区的一个小站。他在那个车站做了20年站长。”他说。

“真不简单，20年。”

“发一张你的相片吧。”他说。

我找了一张那年在海参崴照的一张相片，背后就是欧亚大铁路。

“你和我想的一个样子。”他说。

有一天快11点了，他还没有来QQ，我开始有点不安，我不时去看看QQ，那晚他终于没有来信。我那晚睡得不是很踏实，心里总像是少了点什么。

第二天他来QQ了。

“我和我的女朋友分手了。”他说。

“没事吧你。”我问他。

“嗯，其实我们之间早就觉得不合适了。但是总是拖着。大概彼此还是有一些感情，又都是心软的人。”他说。

“我和她是很不一样的人。”他加了一句。

“你会找到适合你的人的。”我说。

他没有回话。

过了一个星期，他在QQ里说，“今天路过你的城市。”他坐的是从北京到福州的火车，经过南昌。那是一趟绿皮火车，车上的乘客以内陆来福建务工的工人为主。

“很想停下来，去看看你生活过的地方。”他说。

“南昌不是个很好看的城市。”我说。

“不重要，那是你生活过的地方。”他说，我的心突然颤动了一下，我不知道说什么好。

转眼就是秋天了。北京的秋天，一层秋雨一层凉。校园里满树金黄的银杏一下子就落了地，叶子铺满了路面。那些叶子，昨日还高挂在枝头，一片片，在绚烂的秋阳里散发着活泼泼的生命。一转眼，已从金黄转成褐黄，一片片紧贴在地面上，湿漉漉的，带着些破败的气息，无声地诉说着秋日的离愁。

唯一幸免的是从大礼堂通往图书馆的路上的一棵银杏树，依然有一丛金灿灿的树叶挂在枝头，耀眼得很，我顺手拍下了那几片金黄的树叶，晚上QQ的时候发给了他。

“hi，看看这个秋天仅存的几片叶子。”我们总是以hi开始谈话。

“真顽强，好想亲眼看看它。”他说。

到了周六的晚上，他在QQ里问我，“要是我来找你，会给你带来不便吗？”

我有些吃惊，顿了一下，我说，“我想目前还没准备好见面。”

“没关系，那就等你觉得方便后再见面。”他说。

然后我们便是照常地寒暄和闲聊。

周日的晚上，我们还是照常地在 QQ 上说话。他发了一张照片，居然是我前几天发的那一棵幸存的银杏上的叶子，不过角度稍有不同。

我惊诧极了。还没来得及问，他已经发话了，“是我今天早上在你的校园里照的。”

“难道你昨天问我的时候已经在火车上了吗？”我问他。

“是。”他说了一个字。

“谢谢你事先问我，这么尊重我的想法和意愿。”我说。我没有问他既然到了，为什么不来找我。

他不再说什么。

我看着那张银杏的照片，心里突然开始有一圈一圈的涟漪在荡漾，我觉得自己陷入了某种恐慌。我和舒岚关系不坏，他是知道我有女朋友的，我也是知道他有过女友。这之前，我只是觉得我和他是知己，无话不谈的知己。我们可以走进彼此的内心，但是，也不过是内心。然而，这一次，我觉到了那一种淡淡的微妙的情愫，那是一种超出友情之外的情愫。我心里有些乱。

我给舒岚打了个电话。我们好像有一阵没打电话了。最初的冲动好像过了劲。我们现在交谈的欲望远不如一年前。那时候，我特别渴望听到她的声音，有一点嗲，让人骨头发酥的软。舒岚现在不太发嗲了，她问我最近在忙什么。我好像说不太上来。“好像也没有特别在忙什么。”我努力思考着下一句。好在她说她要去洗漱了，我们挂了电话。我躺在那，突然特别想听到叶均的声音。我们以前通过一次电话，他的声音有些低沉。我在手机上敲下他的号码，但是我没有按最后那个拨通键。我放下手机，躺在床上，望着天花板，心里像是长满了藤蔓。

第二天我和他还是如期在 QQ 上聊天。

“李安的《少年 Pi 的奇遇漂流》要在中国上映了。”我说。

“李安的安静里有一种张力。我很喜欢他那部《饮食男女》里平和的感觉，大概因为我是普通人吧。没有太大的梦想，也没有想要改变世界的决心和勇气。”他说。

“嗯，我也是，所以不太喜欢有起伏的生活，按部就班就好。”我说。

“其实做普通人也没什么。只要能够平静地接受自己身为普通人的平凡与局限，而且还可以在日常的琐碎中发掘出乐趣。”他说。

“我其实和你对世界的意识和认知是一致的，这样也好，不会给自己增添许多无谓的烦恼。看来我们的成长经历很相似。”我说。

“一定的，我们喜欢的东西都很一致。我现在才意识到，小时候很多事情其实在心里刻下很深的烙印，它的影响特别微妙，又特别深刻。”

我突然又有点发慌，我害怕和他做深入的交流，我得停下来。

“北京的空气还是很糟。”我转了一个日常的话题。

他顿了一下，说，“你还好吧。”

“还好，每天出去带口罩。”

第二天是个大晴天，天格外地蓝，我照了蓝天，忍不住又发给了他。我总是想和他分享这些小小的感动和欣喜。

“真好。”他回话了，“我总担心北京的空气……你要多注意。”我心里有暖意，知道远在天边有个人在记挂你，多好。暖意里又夹杂着害怕。我知道我害怕什么。那是一扇蓝色的大门，我和他都谨慎地守着。我好像一直在等待一个人。一个我心心念念，回到家看着心里暖和的人。要是刮风了，下雪了，我会担心他。我只要说一个字，他就能接上整个句子。我觉得他似乎就是那个人，我听见他在敲门。

其后的几天，我想努力抑制自己和他说话的冲动，但是我不太做得到。我觉得我的心里长满了藤蔓野草，不知不觉弥漫、生长，渐渐越过了一座座高墙。我非常盼望他的信息，一丝一点。我的手总是不由自主地找到他的QQ。

我想我是爱上他了，也许他也是。

我不知道爱这个词准不准确。我只知道我总是在想着他，就像当初想念舒岚一样想念他。我很难受，觉得身体里有一种不安分的肿胀，一种需要找到出口的肿胀。我想抱着他，就像抱着舒岚一样抱着他。我身体里的肿胀在发酵，像蘑菇云一样膨胀，我的身体在发热发硬。我找不到出口，我去了洗手间。

好在距离把所有的思念都稀释，稀释成一种粘稠又飘渺的东西，它时不时会刺你一下，更多的时候，它平静得像没有风的弄堂。我一直地走，看不到弄堂的那一头。

我们还是在 QQ 上说话，还是同一个时间。但是我有些焦躁，那天我跟他讲舒岚要来北京。我其实和他很少说起我的女朋友，他也很少说起他的前女友。好像是一个默契。他说好啊，异地的感情更需要面对面的交流。我们那天说话不是很通畅，我们提早下了线。

“不要压抑自己，这样的经历以后再也不会了，你再碰不到这么契合的人了。”我听到一个遥远的声音。但是我马上听到另一个声音，这个声音更加有力，“不行，你不可以这么任性，不可以让自己的意志满天弥漫。你得对自己负责，对舒岚负责”。我心里又乱又难受。下了线后，我跑到大操场，我在操场上跑了一圈又一圈。最后，我颓然地坐在塑胶跑道上，抬起头，天空是黑的，我好像看到他的黑眼睛，在夜空里闪。

舒岚来我这过圣诞节，那几天我没有怎么和叶均通话。舒岚走了后，我们渐渐地不再准点上线。有一天，他说他有事，要先下线了，我说好啊。

那天我去 mao 看了一场 liveshow，是我很喜欢的日本乐队，叫 miaou，我录了一段现场视频。我非常想发给他，我犹豫了好几次，到底没有发给他。

我们聊天的次数也慢慢减少，从一开始的每天都要聊，到两三天一次。我心里有一种淡淡的忧伤，我知道，我们都在把彼此越推越远。

那个冬天的天气糟透了，我好像没看到几天蓝天。有一个夜晚，我和几个一起申请寒假实践项目的同学去紫竹院的茶馆里喝茶。我是南方人，冬天爱喝红茶暖胃。回来的时候我走过白石桥。夜色一层一层慢慢加深，白天喧嚣的道路这时候也安静了下来，桥下偶尔有一辆车子急驰而过。不远处就是北京北站，那里有 K1595 次，从北京到乌海西的火车。我想起他说过要坐这一次火车去内蒙，去更北的地方，去看萧瑟的树林和枯黄的草地。我突然就特别想他，我给他发了张照片，凌晨一点的北京北站，我不知道我要说什么，我大概什么也不需要说。

第二天一早他就回了个信，“你昨晚很晚回吧。”

“嗯。”我说。

“看到了，K1595次的起点……”他说，我想，他一定和我一样，起起伏伏，反复焦灼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们都看不清楚自己，看不清楚前面的路了。

那之后我们反反复复，有时候每天都要上QQ说上一阵话才心安，有时候隔好久才说一次话。

我开始给自己找事情做，一有时间，我就跑去国家图书馆看书，那时候南馆还在修缮，我都在北馆东面的角落里坐着，那个冬天我看了许多东野圭吾和斯蒂芬·金的书。到了第二年春天，我觉得自己总算是走出来一些了，我和他不再准时QQ，我也不再和他分享我的感动和我生活中小小的快乐。我们有时候会说话，说的话题也很肤浅，总是浅尝辄止。我们面前有一座高高的城墙，我们都没有勇气穿过那座墙。

有一个晚上，我梦见我在一大片一大片的芦苇荡里，芦苇荡的对岸有一辆火车缓缓而来，有一个少年坐在那里，他向我招手。我看着河水一筹莫展，然而，那芦苇荡间突然架起一座彩虹桥，我一步一步走上那彩虹桥，我站在那桥之巅，突然周围起了雾，白雾迷蒙，我什么也看不见。我像是走到了云端，随时会摔得粉身碎骨，我心里充满了恐慌。我在黑夜里醒了过来，心里是漫无边际的忧伤，我知道我们到底还是越行越远了。

那个春天，我学会一个人独处，和自己分享风景。如同这个城市大多数人一样，我去看玉渊潭4月的樱花，坐S2线感受京郊的春天。我还坐Y509旅游专线去了北戴河。3、4月北戴河游客很少，我一个人住在东海滩的部队疗养所，白天码字，晚上睡觉，有时候去看看海。我还坐了聊起过的魏塔线，去看高山草地相间的辽西丘陵和沿路破败衰落的工厂，村庄和城镇。有时候，我坐在地铁里，甚至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。我记得高仓健在《致亲爱的你》里有这样一句话：流浪和旅行有什么区别？在于有无目的罢了。那么，我是在流浪吗？

四月的时候，学校里开运动会，我除了对羽毛球感兴趣，别的运动都不感冒，这样子，我就有了三天假。那天我们又在QQ上聊天，我说起明天学校开运动会，会放三天假。

“你要来北京玩吗？我正好放假，可以陪你到处走走。”我觉得我们都走了出来，不如见个面。

“是吗？”他一定很惊讶我会发出邀请。

“当然，太好了。我一定去。”他马上说，好像生怕我会改主意。

叶均是两天后的晚上到的北京。他来北京之前，先坐火车去张家口待了一会，他以前说总想去塞外看看。然后他坐了 K1595 过来，他在北京北站下的火车，我在西直门地铁站等他。

“hi，你在哪？”我给他打电话。

“刚出地铁口。”他说。然后我放下手机，远远地看见了他走了过来。

他穿着一件黑色套头 T 恤衫，灰色的工装裤，黑色的书包，像是刚做完实验回宿舍的学生。他比照片上要白一些，中等个子，带着眼镜。他看见我张开嘴笑了，露出两个小虎牙。

我也笑了，但是那天北京有霾，我戴着口罩，他一定看不见我的笑容。

后来，他说，他本想和我握个手的，但是我那么慌里慌张地带他去坐地铁，他一直没有机会。

地铁上人太多，我们找到了座位，坐了下来。他就坐在我近旁，我很有些心慌。

“待会把你送回酒店，我可能要回学校。”我说。我有些怕和他同处一室。

“我明天一早就要回上海，不如你也去酒店睡，我订的是双人间。”他说。

“这样也好。”我想他已然安排得很周到了，而且，我的确想和他多说说话。

那家桔子酒店在车公庄附近的分店没有太多特色，不过位置尚可。10 点多我们安顿下来后一起去后海边走走了走。我带他去我常说起过的那家日本料理。很不巧，那个店子已经打烊。

“抱歉，太遗憾了。”我说。

他笑了一下，“错过了就错过了吧。”我们沿着后海散步，经过辅仁大学旧址时，我告诉他这里秋天的落叶很好看。

“不知道下个秋天还有没有机会过来。”他说。

我们回到酒店，房间里倒是干净。我们放下东西，他先去洗澡。我帮他把衣服挂好后躺在床上，听着里面的水声，很有些不安。我想起了胡军和刘烨演的那个电影《蓝宇》里的那些经典镜头，心里很慌。其实那天我们都还平静，至少外面看起来如此。

我们那天聊了很久，他说起他的近况和他未来的计划。

“好像走到了一个瓶颈。我想辞职，出国，我想去外面看看。”

“那样可能更适合你。你的人生比我丰富太多。”我说。

“人生真是太奇妙。遇到什么人，发生什么事，有时候全不是自己能控制的。只是这么走着吧。”他语气里颇有些无奈。

“最重要的是经历过，活过，爱过。也许不必想太多，生活自有它的深意。”我说。

夜很深了，我们熄了灯。

“我也许会有轻微的鼾声，你不要介意啊。”他在黑暗里说了一句。

“啊，不会。”我躺在我的床上说。

我们不再说话，空气里好像有一种张力，一种我需要使出我的克制力来应对的张力。我们都在黑暗里对峙着，静默着。我会和他有肌肤之亲吗？我被这个念头缠绕着，难以入睡，他一定也是如此，因为我一直没有听到他说的轻微的鼾声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终于迷迷糊糊睡了过去。黑夜里，我仿佛看到一双眼睛在注视着我，我不知道那是梦还是真实发生的事情。

我们都醒得很早。

他要早早赶回去开一个会，我在北京南站送他上车。我们静静地坐在地铁上，到了北京南站，他要进去了。

“再见。”我说。他笑了，背着书包往前走。我看着他的背影。他很快走了回来，“可以拥抱一下吗？”我笑了，紧紧地把他抱入怀里，他闭上了眼睛，靠在我的肩上。我看到旁边有一个人看了我一眼，我摸了摸他的头发，然后放开了他。

“上车吧，路上小心。”我笑着说，心里有一种软软的刺痛。

“それでは失礼します。”他用日语回答我。我笑笑，轻轻点头鞠躬。我看着他慢慢上了电梯，他的背影越来越远。

我坐地铁四号线回了学校。我坐在地铁上看着周围拥挤的人群，想着他的笑容，他洁白的牙齿。我知道，这应该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了。我在心里默默和自己说，“我亲爱的朋友，再见了。”

他回到上海后，我们就都很少再主动联系彼此。大概彼此心里也都知道，我们的见面是故事的高潮，也是故事的结束。

后来，正如他那夜所言，他辞了职，考英语，申请学校，然后去了美国念 PHD。

这以后的岁月，他在美国，我在北京。我们隔着宽阔的太平洋，鲜有联系。但是有时候，我会不经意地想起他，心里便会有一种细微的悸动。

那年秋天，我和舒岚分手了。我们之间还是缺了点什么。我好像找不到一种默契，一种我和叶均之间曾经有过的默契。

之后的那个春天来的有点急，北京的春天，雾霾还是很重，我出门总是带着口罩。我收到了他的微信，“hi，我要结婚了。”

我觉得像是心头被刺了一下，有些酸，有些疼。街道上有杨絮在飞，那种我怎么也抓不住的杨絮，就像是这世界上那些美好而微妙的感觉，抓不住，扯不断，我心里有一种失落感，接着是一丝释然。我想这一天还是来了。

“祝福你。”等了好久，我回了一句。

过了好一阵，他回了个话，“谢谢。”

然后我说，“暑假我会去坐从海参崴到莫斯科的火车，一个人。”

“替我多拍几张照片。”他说。我想起我们初相识时，他说要和我一起走欧亚大铁路。

那年夏天，我坐上了从海参崴开往莫斯科的火车，从亚欧大陆东侧到西北角的 9288 公里的长路。我一个人往前走，没有牵绊，没有惦记。黎明的火车穿行在远东大陆的高山，草地，大海和森林深处。我有一种穿行在画中的不真实的感觉。然后，火车驶进了西伯利亚的腹地，火车外面是大片的荒野，安静又荒芜，等着生，等着死。我凝神看着那些荒芜和荒芜里的生命。我想起他曾经在怒江边上也在思索着生和死的问题。

我特地在伊尔库茨克停留了几天，为的是坐上贝加尔湖的环湖火车。我望向窗外，眼前是一片令人着迷的蓝，那是与大海不太一样的蓝。它聚集了所有蓝色的精华，蓝得无与伦比。我觉得那是我一辈子见过的最纯粹的蓝。火车停在贝加尔湖边的一个小站的时候，恰恰有一辆老式的蒸汽机车缓缓驶过来，仿佛是从一百年前的时光里开了过来。我看着它从我身边不紧不慢地开过，带着些旧时代的气息。

手机响了，提醒我有新信息。我看了一下微信，我看到他发了一张他和她新婚妻子结婚的相片。他穿了西装，身杆挺直，很精神。他还是那样，微微笑着，唇紧闭着，我看不见他的小虎牙。

贝加尔湖上的风一阵阵吹来，我闻到了夏天白桦树和松树叶子混杂在一起的清香。那些往事，那些 QQ 上敲打的字迹如同南方五月的梅雨，一点点敲打着我的心。我清楚地记得他说过的那些故事和那些明信片，我依然记得我和他在北京火车站告别的时候，他靠在我肩上，闭上了眼睛。我知道，他能够感受到我，能够看得到我。

我闭上眼，我看不见我自己，我仿佛看见荒野尽头架起了一座彩虹之桥，而我坐的火车正从那彩虹之上缓缓而过。